



女游击队员

叶虹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內容介紹： 本書包括四個短篇革命鬥爭故事；

“女游擊隊員”描述一個普通農村婦女在政治上、思想上的成長過程，和她在對敵鬥爭中的英勇事蹟；“奇襲”寫游擊隊化裝襲擊敵人據點的故事；“豌豆花開的時候”表現了羣眾和游擊隊的血肉關係；“楊家媽媽”是一個農村婦女配合游擊隊作戰的故事。

835

175



女 游 擊 隊 員

叶 虹 著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七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/2 字數 30,000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3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0·252

定 價：(6)一角四分

奇襲

七月某日的后半夜，月亮和星星都被关在云肚里，偶然从云層的空隙中鑽出几顆星星，象是在晒黑了的臉上，閃閃爍爍地眨着眼睛。这是臨近秋收的季節。沉甸甸的稻穗，被微風吹得索索作响。池塘里的青蛙叫嚷得怪熱鬧。我們这支不大的游击隊，依靠着河边一叢叢蘆葦的掩护，正在这里研究着敌情。在离此不远的牛桥上，隱隱傳來人的脚步声和金屬的撞击声，驚醒了宿在桥旁老槐樹上的几只烏鴉，拍着沉重的翅膀，掠过樹梢，飛到对过的樹林里去。

根据隱蔽哨的报告：敌人出动了。

我們这支小游击隊，鑽得凶，跑得快，打得狠，正是敌人要扫蕩的眼中釘。几天前，我們襲击了交通綫上的郭家桥据点，拆掉敌人的一个“烏龜壳”^①，繳了三条槍，臨走时还故意拉响一顆“鉄番瓜”^②，在远地粗粗一听，同炮声倒也差不多。又散發了一批标語，这批标語是用鉛字印得整整齐齐的，上面还署着七縱隊“宣”，三野政“宣”。消息傳开去，周圍几个据点里的土頑^③們嚇慌了，以为主力兵团又回到了苏北。

① 烏龜壳：是指敌碉堡。

② 鉄番瓜：地雷的別名。

③ 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人們称蔣軍为頑軍，称國民黨反动派的主力叫“洋頑”，地方的自衛隊、保安隊叫“土頑”。

这几天來，縮在烏龜壳里，不大敢下鄉，胆小的已經搬上了秦州。

按照老規矩，敌人的“奔喪部隊”从九分区匆匆忙忙趕來了。“奔喪部隊”是洋頑一〇二旅的綽号。因为它要趕到的地方，多半是那裡的還鄉團、自衛隊碰了釘子，吃了苦頭，这才被“万万火急”地請來撐腰打氣的。尽管一〇二旅不分日夜，輕裝出發，但到底只有兩隻脚——小路上汽車不好走——沿途还得應付民兵的麻雀戰，等跑到求救的地方，却連游擊隊的影子都找不到了。結果，只好參加參加當地土頑們的追悼會，喊上几句‘剿清殘匪’的口號。這樣，日子一長，老百姓就送它一個“奔喪”的“雅”号。

這次，奔喪部隊又想出個新花樣：先一天悄悄地住到據點的旁邊，在住地四週放了哨，只准進，不准出，對來往行人，來一個扣一個，來兩個扣一雙。他們這樣做，主要是為了嚴格封鎖消息，躲過我們的情報偵察；想出我們不意，分十几路來個“梳篦式”掃蕩。剛剛從我們旁邊牛橋上經過的，正是這十几路中的一路。

可是敌人的如意算盤打錯了，前半夜，我們就獲得了關於敌人分路出發的情報，並且立刻又再來一次輕裝——其實，三日一小輕，五日一大輕，已經輕到沒有什麼再輕了。——每人只帶上武器和“變戲法”的黃軍裝，夜行軍二十多里，來到這萬礮堡二里多路的地方。這裡是敌人認為巩固的後方：編過保甲，釘過門牌，還組織過鐵叉隊。其實，真是狼山的菩薩，照遠不照近啊，只離開節把田，敌人從我們旁邊插過了。他們張牙

舞爪地，要到中心地区找我們决战哩！

x x x x x

秋天的拂曉，涼嗖嗖的。

路旁的雜草，野蒿子，小薊頭，蒲公英都沾滿了露水，冰涼的摩拂着腿子。成熟的早稻，七歪八斜地倒在岸埂上。同志們的鞋子早已濕透了，幸虧帶子釘得牢，才能勉強保持着鞋子與腳不分家，但一滑一潑地不着力，有時象扭秧歌舞。不安分的青蛙偏喜欢在田岸上蹣跚，直等到腳要踏到它的背上，才驚惶失措地“扑通”一聲跳進附近的池塘。

周圍一片沉寂。任憑你怎樣豎起耳朵，總聽不到一聲狗叫。原來狗子都被肅清了。在敵強我弱的时候，為了保持行軍的機密，群眾自動地打殺了狗子，他們怕這些畜牲在黑夜里察覺到游擊隊行動，會叫起來向敵人“告密”；有些老年人舍不得打死心愛的狗，將它緊緊地拴在家里，还用繩子特製成籠頭套住狗嘴，不讓它發出聲音。



一個緊跟着一個，我們迅速地摸到一家園基上。

小李走近窗前，用手在玻璃上輕輕敲了三下，又“妙鳴”“妙鳴”地學着貓叫，屋裡有人匆忙起來，在門縫里悄悄地問：

“哪個？”

“表哥。”

門輕輕地開了。這人是老周。過去在根據地的梅溪小學教過書，是個秘密的共產黨員，堅持鬥爭開始，組織上派他回去，通過社會關係，順水推舟地干起頑保長來。

老周低聲談到敵人的情況：昨晚一〇二旅來的一個三〇四團已經全部出發，土頑中那些蝦兵蟹將，也都收收羅羅一古腦兒下了鄉。現在，據點里只有一個班，分別住在東西街頭的兩個碉堡里，中間隔有二里路。其他嗎，還有幾個便衣隊，是經不起敵的。還鄉佬兒，都快活得散了板，找班子，準備唱京戲，還要每保慰勞兩頭肥豬，看光景，是打算扎扎实实地快樂一番哩！

小隊的同志們听了，立刻開了個緊急會議，決定來一次化裝襲擊。

劉鷹隊長發出沙啞的但又是堅定的聲音：“同志們！敵人是麻痺的，因為來了大批洋頑，他們是決不會想到游擊隊突然攻到街上來的！加上，情況清楚，我們都帶了黃軍裝，有化裝條件，據點里兵力不多，……我們一定要打一個漂亮仗！”

夜雖然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可是我們習慣地感覺到隊長的敏銳的眼睛，象每次戰鬥前的動員一樣，透過了黑暗，向我們發出號召。

“這個仗，會有力地支持群眾的鬥爭，配合主力在正面戰場作戰，保護老百姓的秋收……”

事情很快決定了。

十八個人，只有十三套黃軍裝，剩下五個，就打扮成便衣

隊。

民兵隊長黃文林仍然保持着老本色，老藍布褂褲，腰上束根旧皮帶，繡有紅星的布褂包斜揹在身上，頸項上還圍條夜間識別用的白毛巾。小李找了根繩子，把他前面十字碼兒，后面打結縛兒，綁起來。身上又抹上些爛泥漿。小李忍不住笑說：

“姓黃的，傢伙！當俘虜，這次洋相要出足啦！啊？”

“小鬼！別調皮！”

劉鷹從鷄籠里捉出兩隻鷄。對周家老太說：“改日給錢吧，身上帶的‘抗幣’，街上不好用……”

老太在床上坐起來：“噯！好小伙，拿去吧！什麼錢不錢？只要有命！這兩隻鷄，還是費盡心機才保下來的……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……。”

臨走時，老劉交給老周一卷標語，還低聲商量了幾句，以後，把他一家老小捆起來。

我們替周家鎖了門。

一小隊“國軍”，押着“俘虜”來的大隊長，拎着“掃蕩”到的鷄子，搖搖擺擺，走周保長家屋后，拐個彎，轉到奔盧集據點的大道上來。

× × × × ×

東方開始透亮了。

成熟的稻子，谷粒都脫在田里，無人收割。這是土改后的第一個年頭呵！

老劉又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，他想到：不過在一年前土改的光景，敵人的豬嘴伸向解放區，從白蒲、林梓朝北進犯，西邊

也攻打到石家岱。那时，解放区正到处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热潮，参军、支前、组织翻身委员会……。

“田是饭碗根，没田不得翻身！”

“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算盘；一面打仗，一面算帐！”

翻了身的群众不分昼夜地分斗争果实，一批一批地敲锣打鼓参加了毛主席的部队，得田的牌子钉到田里，翻身的红榜贴在墙上。那年子，庄稼长得特别好，眼看看，再过不几天，金黄的粮食就要到嘴了。

可是，“蒋该死”的瘟神部队来了。刚刚回到自己手里的土地，又被地主夺过去了。稻穗子熟透啦，伤心地垂着头，一阵风吹过，沙沙地发出哭泣的声调。斗争最坚决的翻身委员张有田被捉去了，地主独眼龙周良驥亲自动手把他的双手张开钉在横着的桑木扁担上，恶狠狠地圆睁着独眼：“翻身，翻身，看你翻得了身！哼！”

.....

老刘原是个雇工，在乡内当过中共党支部组织委员，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，报名参加反攻营，解放战争开始时在宣家堡战斗中带了花，转到本区来坚持原地斗争，做了区委委员，是有名的硬骨头。他常常会想起这一年来生活中的变化，而每当他想起这些的时候，他便感到身上有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。

“大帝——大帝——大大帝——”

碉堡里的号声惊醒了老刘，他用衣袖揩了一下眼睛，心里骂了自己一句：“眼下，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么？哼！”

太阳从东方已慢慢爬上来。碉堡的墙上画着秃头的鬼

样子，骷髅上一对老鼠眼睛发出凶恶的光。土圩子外面有一道丈把宽的壕沟，里面堆满了鹿柴。

一座座小草屋的旁边，只剩下几棵小树和伶仃摇曳着的向日葵。新锯过的树桩，襯着周围的黑土，象仇恨的眼睛。

一个高个子哨兵，大背着枝中正式。身材瘦而长，象根蘆柴棒。手内拿了块大餅包油条，正在向嘴巴内塞。旁边站着一个背篮子的小孩，恳求地又是畏懼地望着他：希望能多少給几个錢。

小李押解着“俘虏”，已經一步一步地靠近土圩子。

老刘挺着胸，搶上一步，推了“俘虏”一把：

“操你奶奶！喂！跑快点。別要香的不吃吃臭的。”

“蘆柴棒”吃驚地轉过头來，燒餅塞滿了嘴巴，象条老牛在反芻。一时看見了这位國軍長官，挂着斜皮帶，也許是个連長什么的吧，正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老刘不等他开口就罵道：

“媽勒个皮，吃的什么干飯？唔？你站崗負的什么責任？土匪冲進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“蘆柴棒”赶快立正，嘴里咕嚕着“是！是是！”斜着眼睛，看着这批勝利回來的“國軍”；同时震盪地塞給小孩一張票子。

“口令还記得嗎？”老刘指着他的鼻子。

“撒——”“乱”字沒有講出声。

“唔！还好还好！”老刘打着官腔，点着头，还檢查了一下他的風紀扣子。

后面一批人跟着進了圍子。

我和隊長相處一年多，他是從來不曾破過口的。在幾分鐘里，居然罵了兩個“媽勒個皮”，我心內好笑，“隊長到真會演戲哩！”

× × × × ×

黃文林是海泰綫上有名的民兵大隊長，青蒲溝邊上堅持鬥爭的“門神”。他被捉到的消息，馬上象長了腳，在還鄉團里傳開了。

一個三角眼，戴着尖頂滑稽帽的特務，自告奮勇地帶我們去找還鄉團長。他眯着鬼眼睛，裝得很客氣地問我們是“哪一部分”？我們告訴他是三〇四團團部直屬特務連的。又回答了他問的口令。他連忙說：“辛苦，辛苦！”向隊長遞過一枝香煙來。

還鄉團團長和國民黨的區分部是住在周家花園里。

小李和另外兩個隊員留在花園門口，一方面觀察動靜，準備在必要時對付門崗；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和獨眼龍是同鄉人，怕被他看出馬腳來。

穿過了一排長長的葡萄架，又過了兩道走廊，轉彎向東，跨過了用石灰新粉刷過的圓門，就到了還鄉團團長獨眼龍的辦公室。

壁上掛着菊花旗，兩旁貼着幾行標語，大概是什麼明禮義，知廉恥，負責任，守紀律之類的話，還有什麼新生活運動的守則。藤椅上本來坐着一個妖里怪氣的女人，見到我們進來，走到旁邊的廂房內去了。

獨眼龍聽說捉到了他的佃戶——民兵大隊長，笑細了那唯一的眼睛，招呼我們說：“弟兄們，辛苦哪！”朝里屋喊：“周

福，倒茶來！”

独眼龍的酒糟鼻子因为兴奋，顯得更紅了，两撇仁丹式的鬍子快活得翹起來。朝黃文林支起牙齒，从牙縫里挤出几句话：

“細狗日的，翻身翻得好哇！分我一塊田，还我一塊肉！”

他要周福給我們倒了茶，还遞給每人一枝“紅三星香烟”。

然后，他坐到籐榻上，大腿架起二腿，嘴里悠然地噴出烟圈，同时用陰險的眼光瞪着黃文林同志：

“啊！伙計，你翻身翻得好呀！”他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接着从籐榻上立起來，發出一種凶惡的獠笑：

“我把你活埋，開天窗！不！太便宜了你，扎粽子，拋到通揚運河里喂魚！不！要殺你的頭！要零肉碎剮！……哈哈，哈哈。”

“鈴……”電話响了。

“喂！哪里？哦！秦州。三〇六团一个營。中午到。哈哈！怎么？——准备午飯。地主之誼嘛，当然，当然当然囉！再見。”独眼龍放下了話筒。

時間是不能久留了，假戲是不能再做了。

老刘一使眼色，拔出快机，对着独眼龍：“漂亮点，一道走！”

黃文林身上的繩子是活結，我很快帮他解下了，順手把那个周福綁到中柱上。又很快割断電話綫。

独眼龍瞪着眼睛，还不能立刻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怔了半天才对着黑黝黝的槍口，顫抖抖地举起手來。

我从他身边抄出一枝加拿大手槍。

在門口的小李他們，也順利地用小插子解決了門崗，繳了一根槍。小李搗了黃文林一拳头，低聲說：“俘虜解放啦！”

我們帶了獨眼龍向南門走，按照老劉的命令，獨眼龍仍然拿着“衛生棒”，戴着禮帽。

只怪我們失于檢點，三角眼乘機溜走了，那傢伙一看苗頭不對，翻過牆頭，朝我們這裡打了兩槍，小李的肩上擦破一塊皮。

我們迅速地走着，在巷子里散發了幾張標語和蔣軍士兵歸來証。

東西礮堡上的敵人，都对空無目標地打槍，他們以為是開“家務事”，也許是爭風吃醋，分贓不平吧！等他們派出人來查明情況，等他們從麻麻木木中還過魂來，我們早已跑出了街頭。

離了街，把獨眼龍槍斃在三岔路口。

罪大惡極的殺人凶犯，得到了人民應有的懲罰。

x x x x x

結果怎樣呢？

街上亂烘烘地鬧了半天，到處搜查，當他們知道捉走了還鄉團長時，礮堡里慌亂地打起槍來，據說，他們自己還打傷了幾個人。滿街議論紛紛：“國軍下鄉掃蕩，新四軍到街上來掃蕩了！”一〇二旅又不得不匆匆趕回來。一路上，又被分散的游擊小組糾纏着打了場麻雀戰。撲又撲不到，看也看不見，團長气得咬牙罵：“有種的，站出來干一場！”還說“最討厭的是這種橡皮釘子，活見鬼！”

回到街上，他說你不好，你說他不好，土頑罵洋頑，洋頑罵土頑，派兵四下搜索，跟蹤追擊，但什麼也沒有得到，只是抬回去一具獨眼龍的屍首，又算是奔了一次喪。

受了委屈的老周，中午前頑鄉長去找他時，才從嘴里掏出棉花。他假裝哭喪着臉，訴說着被新四軍捉住，罵他是漢奸，賣國賊，把一顆頭暫寄在他頸項上。周老太太也哭哭啼啼地訴苦。

頑鄉長連忙安慰他，要他繼續干下去。

×

×

×

這時，在愉快的解放區里，快活的小李正在唱着他新編的快板：

奔喪呀奔喪，
背的哭喪棒，
跑的寡婦庄，
吃的疙瘩湯，
下鄉來掃蕩，
鄉內不曾撈到油水，
街上倒失掉兩條槍。

豌豆花开的时候

豌豆开花，
干部回家，
豌豆挂牌，
干部家来，
豌豆结角儿，
还糰团翘壳兒。

—— 蜜語

春天到了。打了春，赤脚奔，放風箏，拔茅針，應該是孩子們最活躍的季節。可是，一九四七年的春天，在港南鄉，孩子們是在苦難中熬過的。

綠色的田野里蹲着一個個飢餓的孩子，他們在搜尋谷谷了，兔兒草，野百合等各種野菜。有個叫小玲子的，這小鬼本來最惹人愛，平時頭上打兩條小辮子，扎上紅頭繩，頭一搖，就令人聯想起“貨郎鼓兒”，一對眼睛烏溜溜，眼珠子象兩個黑色的蝌蚪。可是，現在，她的頭髮，蓬得象個毛芋頭——也難怪，在這戰爭的年代，媽媽們誰有心腸為孩子們忙打扮啊！

田岸埂上盛开着蝶形的豌豆花。孩子們坐下來向兩邊一看，麥田是一望無際，風一吹，推開去，把麥浪推到更遠更遠的地方；但要是站起來細細看，麥子就象癩痢頭，一塊好，一塊丑，還有不少田拋荒了，——那是干部的，烈軍屬的，翻身斗爭

中的積極分子的。

小玲子摘了一朵鮮豔的豌豆花，插在她妹妹桂珠兒的頭上，四只小眼睛，驢驢沒有行人，就拍着小手，低低地唱：

豌豆開花，

干部歸家！

.....

孩子們巴望北撤了的戰士叔叔和干部叔叔，眼睛都望穿了。他們想起了去年蘆葦頭上一片白，榆樹葉子枯黃的時候，那刻兒，鬥爭地主惡霸多熱鬧哇！鑼響了，鼓響了，小玲子跳跳蹦蹦拿着旗子，穿插在鬥爭的行列里。到了地主周家大院的門口，她還喜歡摸摸那黑漆大門兩旁的石獅子，騎在它的脊梁上。那時候，大地主“笑面虎”也忽然變得和氣起來，連那條大黃狗見人也搖搖尾巴，貼着耳朵，乖乖地，不象已往“汪——鳴”，“汪——鳴”地橫行霸道。可是，好日子不會有幾天，蔣軍開始向解放區侵犯了。我野戰軍主力部隊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的偉大勝利，大量地消滅了敵人的主力以後，暫時北撤。地主還鄉團於是跟着蔣軍重新侵犯了解放區重要城鎮。馬上，天下變了，周家院子門口又掛起頑鄉公所招牌。小玲子想去看看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就被周家大黃狗追了多遠，衣裳撕得破破爛爛的，腳後跟被咬了一個洞，多虧文華伯伯幫忙，才救了下來。從此，小玲子接受教訓，跑路寧可多彎幾條溝頭子，也不走周家門口。

兒童團的公開活動被迫暫時停下來。蘆花飛了，樹葉落了，小鳥兒都縮到檐下吱吱地叫，孩子們也悶着一肚子氣，鑽

到自己的屋里。地主們翹起鼻子，吹鬍子瞪眼地咒罵着：“兒童團，斬肉團！”小玲子們不服氣，暗暗地唱着：“兒童團，要團圓；還鄉團，斬肉團！”

媽媽替孩子們就心，关照小玲子：“寶寶乖，要聽話，在人面前，不要唱歌，不要亂說。”

“為什麼呀？”小玲子偏側着頭，嘟起小嘴巴：“我偏要唱。”直等把媽媽惹急了，小玲子才又攙着媽媽頸項：“噢！不唱就不唱。”又把媽媽逗笑起來。可是剛一轉身，小玲子又唱起來了：

“兒童團，要團圓；還鄉團，斬肉團！”

× × × × ×

“清明到，麥叫叫”，麥子起了身，蘆葦起了身，豌豆開了花，蚕豆開了花，革命鬥爭的烽火也在各處開了花。

幹部和武工隊離開港南鄉有幾個月了，有時過來，也是在孩子們睡夢中的時候，所以對孩子們來說，日子就顯得特別長。經過一個時候的反复拉鋸鬥爭，青蒲溝北的游擊基地開始穩定下來，區委就決定插到溝南去，開辟小玲子住的港南鄉。

落了幾場雨，麥苗嗤嗤地長起來，活動也方便得多了。武工隊預定在今天晚上，先由劉鷹和李小毛渡過河去，了解那里的真實情況。

黑夜。濛濛細雨。

劉鷹和李小毛一步一步地到了青蒲溝邊。“吁——吁，吁——吁，吁——”牛車篷旁邊傳來了鳥的叫聲，這是聯絡的信號，在刷刷的細雨聲中，不留心是聽不出來的。車篷內是兩個秘密交通員，說話聲音沙啞的是老趙。他們背來了一個渡河用

的大澡盆。黑暗里，他們摸到一塊牛过河时踏成的缺口，把澡盆——这样的澡盆只能蹲一个人。盆的两侧各系一根粗麻繩——放下河，輕輕地推向对岸。

細雨敲在蘆叶上嗖嗖地响。在这黑沉沉的象一塊照不見底的深潭似的岸边，潮湿的空气里傳來野艾、蒿子和菖蒲的刺鼻的气味。

“應該再了解一下情况。”小毛对馬上渡河感到犹豫。这个入伍不久的青年，他怕群众变了心。刘鷹决定先过去：“小毛，掩护我！”他把保險帶子套在頸項里，駁壳槍插在腰里的皮帶上。雨水浸湿了头髮，沿着眉稜溝，流到頸項里。刘鷹用袖子揩去了額头上和下巴上的水滴，叫小毛拉住繩子的一端，自己便靜悄悄地跨進了澡盆。

老趙在对岸抓着繩子，盆离岸了。老刘也熟練地用手划着水，發出只有一个人能够听到的嘩嘩的声响。河面有四五丈寬，边划，边觀察动静。魚在水內翻騰，不时用尾巴拍拍地敲打着水面。

盆终于靠到了对岸。刘鷹用手拉着蘆草，帶着繩子的一端輕輕地爬到岸上。他从袋子內摸出一塊准备好的小磚头，投擲到他剛剛离开的对河來。

澡盆向后移动了。

真是“百聞不如一見，”溝只不过是陰森森地，并不是什么銅牆鐵壁。老刘一手揣在怀里捏着槍，眼睛警惕地注視着前方。周圍仍是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的碉堡上有时放射出手電筒的耀眼的亮光，可以瞥見碉堡的影子和宝塔形的圓弧形的